

“大先生”顾明远

聂延军



顾明远（素描） 郭红松作

先生之“大”，不在学校之大、职称之高、学生之众，而在大格局、大学问、大情怀。作为一名教育战线上的老兵，此次提笔，我也写一下自己心中的“大先生”顾明远。

我与顾先生的忘年交已近20年。顾先生19岁便担任小学教员，是中国首批苏联留学生，回国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导处副主任、校长，再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其已95岁高龄，却仍精神矍铄、思路深刻，他身兼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多项职务，依然奔走在教育一线。

一

初识顾先生是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当时我刚进入会场就座，身旁响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的声音：“顾老师也来了？怎么没人接一下？”忙乱中抬头，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了进来，我立即起身将老人迎入会场。那次，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顾明远。

20年来，一直感动于顾先生对教育的执著与热爱。但在顾先生看来，对教育他只做了一些小事：“有如泥土和绿叶，我愿为教育的百花园添点色彩。”这诚如先生在其《泥土集》中所写，“我愿意做泥土，对花有用足矣”。

今夏的一天，怀着既盼见又担心打扰的心情，我再次按响了顾先生家的门铃。老人依然笑着将我迎入房间，我像以前一样直接走进沙发位，他如过去一样习惯坐在旁边沙发凳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两摞厚厚的书稿，一部是《热风集：顾明远教育沉思》，这是他继出版《杂草集》《野花集》《绿叶集》《泥土集》等系列书籍后对教育的思考，另一部则是他写其心中“大先生”的书稿，包括陶西平、翟葆奎、鲁洁、王梓坤等40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顾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这也成为许多教育会议、教育活动的“开场白”。

一个“爱”字，贯穿顾先生70年的教育人生，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曾经有一次，教育部组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到西部地区调研，顾先生随团到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碗厂乡大石头村小学考察。小学建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顶上，上山没条像样的路，车辆在一个转弯处差点翻车。“当时感觉这条老命要没了。”顾先生开玩笑说。但那次参观令顾先生震撼的是，这座小学孤零零地坐落在山顶上，学校只有两间房，

一间学前班、一间小学班，孩子们从学校到家至少得走半小时，学校连个厕所也没有。当时，昭觉县教育局局长说，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孩子们建个厕所。从那时起，顾先生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将经费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之后不久，山顶上的这所小学建起了卫生间，条件得到了改善。

8年前，顾先生曾与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有过一次论谈，两人围绕“从教到学：学校需要哪些改变”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精彩的对话，此次论谈被教育界誉为“华山论剑”。今年3月，73岁的佐藤学再次来京，两人围绕教育的传承、创新、变革等话题再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位教育界同仁线上参会。佐藤学感慨，他先后跑了中国200余所学校考察，令他特别吃惊的是，每到一所学校，学校都跟他说“顾先生来过这儿”。

今年以来，顾先生已在全国各地参与教育活动30余次，其中包括到各地中小学考察、与教育界人士及教师们面对面探讨各类教育问题、参与《课程设计评价》鉴定等。今年5月的大半个月，他先后到上海、无锡、苏州、南通、合肥等10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校考察，和师生及教育部门同志进行座谈、交流。他说，本来是想年纪大了，静下心来看点书，写点学习心得，“谁知道，停不下来了”。

经常深入各地学校调研，顾先生深切感受到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和焦虑。今年5月，他出版了《“双减”的前世今生》一书，剖析了教育改革趋势，直面应试教育的痼疾，展现了“双减”的整个历程。这也是他继《中国教育路在何方》一书后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已是耄耋之年，视力又不好，应该搁笔了。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无论在亲友的餐桌上，还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孩子们课业

重、压力大总是最热门的话题，我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二

顾先生一向重视农村教育，尤其是中西部教育。他说，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乡村教育仍是短板。

每次到农村学校考察，他都给校长讲，希望你们一定要把眼光投向农村，走到学生中去。今年暑假，湖北省一所农村学校的校长向顾先生提出，农村学校的资源远不如城市，怎会有一个好的教育质量？顾先生循循善诱：“农村的资源不比城里的少，农村有青山绿水、多样生物、农牧生产、文化习俗、非遗传统等，关键是怎么去利用，校长和老师们一定要利用好身边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劳动本领。”

2021年，顾先生为陕西西安安景小学题词“率性发展，成长每一天”。这所学校秉承这一理念，围绕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成长需求展开各项工作，老师们一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积极探索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方法。前不久，该校三年级上了一节道德与法治课，主题是《请到我的家乡来》，课程以“家乡”为主题，凸显家国情怀，以“西安年，最中国”文旅市场的火热现状入手，激发学生争做家乡小主播。孩子们奇思妙想，围绕美食、古迹、方言和现代生活四个方面创设了“家乡文旅直播间”，在活动中重新认识家乡，建立了归属感。

1996年，顾先生和夫人周冀悄悄出资设立助学基金，帮助家庭困难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子。当年资助5名学生，此后每年资助10名，至今已资助250余人，学生大多来自新疆、四川、贵州、内蒙古、重庆、陕西等中西部地区。顾先生一直鼓励这些师范生回到西部去当老师，“那里太需要你们了”。

在顾先生的影响下，雷钱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一中做了一名教师。2022年暑假，雷钱去望谟县看望了已扎根该地10余年的教师刘秀祥；2023年暑假，雷钱又去云南昭通看望了教师顾武荣。3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扎根西部，发展西部。

重庆沙坪坝第一实验小学教师谭小琴出生于西部，顾先生鼓励她回到家乡，并一直指导她的教学。谭小琴有个学生，家长要求高，孩子压力很大，还因违反课堂纪律被禁用电脑。谭小琴牢记顾先生的教诲，“教育是对人的培养和成长，不能急功近利”。她鼓励孩子尊重自己的想法，孩子

三

现在很快乐，学习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还当上了班干部。

顾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苏联留学生，深知国际教育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性。他多次前往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考察教育，与国外著名教育家对话。在他看来，“国外对我们的教育了解甚少，要利用一切机会讲好我们自己的教育故事”。

他非常看重每一个中国教育同世界教育合作交流的机会。同国外学校有着广泛联系的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发起成立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联盟，学校校长专程拜访，想邀请顾先生作学术指导。顾先生回答说：“做教育，就要做实际的事。虽然你们是一个学校，但发起的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联盟有那么多国家参与，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只有真正参与其中，中国教育才能融入世界教育。”

连续7年，石家庄外语教育集团举办全球基础教育联盟大会。几乎每年我都和顾先生一起参会。一次，顾先生在南方出差，而我刚从北京出发，未能与之同行。会场碰面，见他走路慢了许多，一问才知是连日出差，犯了旧疾。我劝他休息，但是当晚他仍参加了学术预备会；次日开幕式，他站着做完了整场报告；下午，他又歪斜地走着，陪国外教育专家到山区考察并陪县第一中学，向国外友人介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变化……

在顾先生的指导下，2023年10月，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积极参与“5年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项目，开展“友谊传承”研学活动。该校12名师生赴美国艾奥瓦州交流，传承中美友谊传统。截至目前，该校已先后接待了5批来自美国7个州29所中学的师生341人，其中来自艾奥瓦州的师生及友好人士170人。

每次在教育上遇到难题，有了困惑，我都习惯登门请教顾先生。每次讨教后返回，他都送我到电梯口，启动电梯门送我下楼。此次，带着困惑而来又怀着崇敬的心情离开后，我突然想起老人已近96岁生日。每次都两手空空前来打扰，我深感愧疚此次竟未想起给老人送上一束花。但转而又想，若是带花，老人势必又是一番责备。返途中，我脑海里一直闪现着顾先生那清瘦的身影，透着一股矍铄的精气神；那清瘦的面庞上，每一道皱纹都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和智慧的沉淀，仿佛岁月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疲惫的痕迹。为了给教育的百花园添点色彩，顾先生依然在忙碌着。

◎ 山河志

悬崖边的红杜鹃

曹文润



襄渝铁路修到万源

罗中立作

唱革命歌曲，怀着神圣又激动的心情，浩浩荡荡地奔赴达州城西郊的“襄渝铁路”达县段建设工地参观。

出发前，校长站在大操场主席台，对整装待发的拉练队伍进行动员讲话，我第一次听到了“三线建设”这个陌生而神秘的词汇。尽管以我那时不过八九岁的学识，根本听不懂三线建设的意思，更不可能理解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但我依然被校长充满激情的话语感动得血脉偾张，激情澎湃。

至今我还记得，当拉练队伍中午时分到达十几公里外的建设工地时，现场彩旗飘扬，人来人往。工地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机器设备和钢轨枕木等材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辆辆推土机和卡车在推平的山头下挖掘装运泥土，车轮驶过，卷起滚滚黄土遮天蔽日，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后来才知道，我们参观的那个工地就是几年后竣工的达县火车站。

后来渐渐长大，我又经常听到大人们聊起关于三线建设的零星故事，慢慢对三线建设有了些了解。我的好几位邻家大哥哥大姐姐都曾参加襄渝铁路建设。住在我家附近的罗四哥，英俊帅气，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脸上总是挂着平静的微笑。

谈起修建襄渝铁路的经历时，罗四哥总是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他们如何手持钢钎、铁锤、铁锹；如何手握风钻机，开山炸石；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他从容不迫的叙述里，我不禁联想起电影《红旗渠》中那些修渠的林县人民相似的镜头画面：他们用一根粗麻绳捆在腰间，从山顶至悬崖，人就靠一根绳子吊在半空，像一只灵巧的鸟儿荡来荡去，用手里的钢钎铁锤等工具进行高空作业……对于修铁路的艰辛困苦，罗四哥总是轻描淡写，一句带过。但是，当讲起那位被誉为“战地黄花”的女民兵吴三珍牺牲经过时，他语气悲伤，神情凝重：“她是达县罐子人，我们达县民兵连33连的战士，在一次高空凿石时，被一块滚石砸中头部，还没有送到医疗室就牺牲了。她才18岁，好年轻啊……”从此，三线建设的故事在我心里增添了一丝悲壮的色彩。对修过襄渝铁路的罗四哥多了些亲近。他身上透出的英武气质，让我有了几分崇拜。

一晃我长大成人，读书参军，结婚成家。随着年岁增长，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大批拓荒者、建设者

从大江南北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襄渝铁路就是当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襄渝铁路东段为鄂西北丘陵低山区，中段为秦岭巴山区，西段为四川盆地丘陵区。铁路穿越武当山、大巴山，沿华蓥山南下，沿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地势险峻。全线桥梁716座、隧道405座，桥高隧长，工程任务艰巨。

从全国各地抽调的80多万建设大军，其中包括铁道兵、民兵、学兵等，奔赴秦巴楚水，扎根大山沟，修建襄渝铁路。他们面对险山恶水，战天斗地，凭着顽强的意志，硬是用手里的钢钎和铁锤，打隧道、架桥梁、建车站、筑路基，在崇山峻岭中成功架起了天梯般的铁路，用青春和热血创造了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铸就了不朽的“三线精神”丰碑。

两天的采风，我们沿着当年三线建设的足迹，在大巴山深处穿行，瞻仰多座烈士陵园，参观江家坝大桥，穿越大巴山隧道，走进巴山铁路小镇，参观巴山精神教育基地……我们一路走访遗址，一路感悟三线建设的丰功伟绩。

我们走进万源市清沟铁道兵5758烈士陵园，听向导“张老表”介绍，这里长眠着牺牲的126位年轻战士，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7岁，最大的33岁。大家顿时肃然起敬，唏嘘不已。我默默地独自走到园区角落，凝视着苍松翠柏掩映下的一座座排列整齐的坟冢，用目光抚摸一块块墓碑以及一行行红色碑文。

英雄已逝，英魂永存。我想，我一直寻找的“三线精神”内涵源头，不就在这里的每一座烈士墓吗？或者来自于襄渝线上的每一座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座涵洞、每一道挡护墙、每一条钢轨、每一块枕木，甚至每一块铺在路基下的每一块小小的石头。

离开烈士陵园，我再次回望高高矗立在阳光下的纪念碑，想起已经病逝的罗四哥，想起他讲过的那名牺牲的年轻女民兵吴三珍，还有那些永远长眠于此的铁道兵、民兵和学兵……不觉眼眶湿润。这时，一丛长在大巴山悬崖边的红杜鹃映入我的眼帘，在春风吹拂下，大巴山特有的红杜鹃鲜艳欲滴，耀眼夺目。

青海究竟有多少盐湖，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我只知道察尔汗盐湖、大浪滩盐矿、小柴旦盐湖、东台吉乃尔盐湖、西台吉乃尔盐湖等都集中在柴达木盆地上。

不过，盐湖的形成需要同时具备几个先决条件：不是封闭的地形不成，缺少足量的物源不成，没有干旱的气候也不成。青海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多风、寒冷、缺氧，对于产盐就是个适宜之地。

盐湖形成奇特的地质景观，当我们乘车在察尔汗盐湖景区穿行，眼前的盐湖一眼望不到尽头，浩瀚辽阔，无比壮观。那个夏日天气晴好，我在盐湖边上倚岸而立，在柴达木盆地的臂弯中，看阳光折射在湖面上，透出青翠的亮色，美若戈壁上一块块碧绿的玉石。

盐田之上，银白色的盐带环抱着大小不一的盐池，划出柔软的曲线，有若洁白的表圈环抱着一个个碧绿的表面，在大地上，计量时间。盐盖之上，湖水映着天光，水天一色的旖旎自然天成。还有一丛丛从结晶的盐花，它们在太阳下闪烁着明晃晃的亮光，雪白晶莹，最为旺盛。

听当地的向导说，盐湖是湖泊发展到老年期的产物，所以盐湖属于咸水湖中的长者，它守望时间，也折叠时空。书上说察尔汗盐湖是古海洋经青藏高原的地壳变迁又因山峰分隔后逐渐萎缩和干涸而成，总面积逾5000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天然盐湖。浩瀚之外，由盐姓家族衍生出来的成员也远超我的想象，盐块、盐丘、盐花、盐池、盐湖、盐桥、盐盖、盐矿……如此庞大的盐世界，让人眼花缭乱。

盐湖的奇特还在于它阒静中无动态。这里既没有潮汐，也不见波涛，甚至看不到多少水纹的涌动。所以盐湖之域，没有鱼的鳞片，没有鸟的羽光，甚至看不到半缕水草的舞动。

盐湖之美是光泽养润，又是寸草不生。但那些凝结于盐湖上的晶体，不仅赋予人类味蕾的享受，也给了我们活着的底气。从咸湖而来，因为打开了最初的尝试，盐与人类生活的融合，便有了后来辟地开亩、煮海熬波的运动诗篇。在象形汉字艺术里头，繁体“鹽”字也是一幅凝练盐湖人民劳动智慧的历史画卷，因为“臣”指代百姓，“鹵”指代卤水，“皿”指代器皿。“鹽”，就是“老百姓在器皿中烧卤水”。

◎ 零时差

盐湖之美

朱瑜瑜（瑞士）

那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盐最初的造化。不过，很久以前，察尔汗盐湖地区却是流传在牧民口中的一片苦寒之地。上世纪30年代，有资料记录青海湖附近盐湖的情况：“产盐极富，草根地皮之下，积盐如雪，采运者俯仰即得，比海滨湖盐，其制法更为简单，无须人工，只于扫积后，略择泥沙，即回运回康地销售，西康人民之到青海采盐者，以系乘逐水草迁移，到青海沿岸，扫取海边盐，用羊皮包裹，归途则载于羊背。”

这是青海地区盐文明与盐交易的历史记录。除了微薄的碎银，以盐易物，换取糙米、青稞、茶叶或杂货的传统粮盐交易形成了农民与牧民之间最原始的自由交换模式。盐的交换，后来还延伸到了银耳环、佩刀等个人物品。盐业的自由交换与贸易在青海地区的盛行不仅使当地百姓与外界保持更多往来，这种独特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条件亦塑造了盐湖区独特而多样的盐业文明。

盐湖之上，一粒盐花，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历史容器，折射着人类进步的历程。那些凝练在时光里的盐啊，在斗转星移的时光里，都曾一一承载过沧海桑田般的变幻。从最初的人工曝晒、纳潮、制卤、萃取、结晶、过滤，到后来无人值守的采盐船与器械提纯，是一代一代盐湖人的努力，才使察尔汗盐湖成为惠及普罗大众的一片盐泽。通过盐在时空的转化，与人类生活的融合，我们亦得以从地质的魅力中感受到自然的造化，从人文历史里领悟先民的智慧。

杜甫在《兵车行》里描述西北边境时写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对于在岭南水乡长大的我，青海湖就是如此印象，好比边疆一样遥远，神秘，苍茫。犹记得旅途之初，当汽车离开西宁进入戈壁，一路上，绿渐渐少了，山也渐渐荒了，长天与大地之间只剩下一片荒漠的景象。我常常注视着窗外的世界，好奇历史上那些西行求经的使者，途经地势高寒空气稀薄的西域时，究竟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还有，文成公主自长安入吐蕃和亲，在唐蕃古道的浮尘黄沙中，有没有如刀的漠风，吹过她的脸颊？

若不是亲身走进荒漠高原，体会过高寒缺氧、寂寞荒凉的景象，就很难被盐湖如镜、碧水连天的“盐值”唤醒双眼，真切领悟高原上的盐湖之美以及他们在这里的意义。青海的盐湖就如一块块脱俗的碧玉，跟大漠孤烟黄沙滚滚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液体到固体，再从固体到液体，盐是人间烟火的传说，也是大漠天地的神话。